



苏联英雄 伊凡·哥鲁别茨

加伊多夫斯基著

时代出版社

苏联英雄伊凡·哥魯別茨

苏联 加伊多夫斯基著

張伯健譯

時 代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Георгий Гайдовский

ГЕРО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ИВАН ГОЛУБЕЦ

Во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Союза ССР
Москва — 1954

內 容 提 要

苏联英雄依凡·哥魯別茨是苏联黑海海軍國境警备隊快艇上的一名舵手。衛國戰爭時期，他参加塞瓦斯托波尔保衛战。某次德寇炮擊塞瓦斯托波尔港口，一艘滿載炸彈的快艇被擊起火，當時港口內停泊着許多艦艇，情况万分緊急。哥魯別茨衝入燃燒着的快艇，把炸彈都投入水中，消滅了這場災難，但他自己却因此喪失了寶貴的生命。

作者簡要地概述了这位英雄的一生事蹟，包括他的童年生活、學校生活、工廠生活和海員生活，生動地說明了英雄是怎樣在苏联人民中間成長起來的。

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45號

(北京阜外百万庄出版大樓)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北京五十年代印刷廠印刷 • 北京第六版訂生產合作社裝訂

1956年4月北京初版 1956年4月第1次印刷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13-8/32 字數：173千字

1-13,000冊 定價(7)0.30元

目 次

一	第二次誕生	3
二	塔干洛格，再見！	8
三	恐怖之夜	12
四	一個人在樹林裏	17
五	偉大的同鄉	23
六	少年時代	27
七	在工廠裏	32
八	青年近衛軍	37
九	船上的第一天	44
十	練習時期	48
十一	落水的人	52
十二	休假	56
十三	偉大衛國戰爭開始了	61
十四	戰爭的緊張時期	66
十五	仇恨	71
十六	就要這樣！	77
十七	命令吧，祖國！	82
十八	相逢	85
十九	功績	91
二十	永垂不朽	97
二十一	十年過去了	99

一 第二次誕生

一九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塔干洛格天氣悶熱。

熱風旋捲着塵土、烟頭、穀草、馬糞、紙片，吹得沿街都是垃圾。好像磨得發亮的鋼似的海面，這時也似乎在放射着炙人的熱氣。

城市彷彿死了一樣。

平房的護窗板都關閉着。被炎夏折磨得疲憊不堪的塔干洛格人，都躲在陰暗的地方了。

只是靠近市中心的地方，才感到有人在走動，

誰都不忙——忙着到哪裏去呢？

十字路口附近，坐着一個沒有腿的殘廢人，背靠在院牆上。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又髒又破的軍大衣。兩個聖喬治十字獎章在日光下面閃着光。這個叫化子的臉色和他的軍大衣一樣，也是灰色的。他沉默着。深陷的眼睛裏露出了兇狠的仇恨。在這萬惡的戰爭裏，他丟掉兩條腿是為了什麼呢？……

行人都漠不關心地从他旁邊走過。

戰爭拖了兩年了。叫化子越來越多，殘廢人也越來越多。這個戰爭幾時才能結束呢？……

許多綠蒼蠅在這殘廢人的頭頂上盤旋着。

熱……

一個工人在塔干洛格街上走着。看來，他走了很久了，一雙磨破的皮鞋上蓋了一層厚土。他穿着一件洗了多少次的工服和一條穿了不少一年的帶補釘的褲子。頭上是一頂油漬發亮的無緣小帽。面孔顯得純樸、憂鬱而疲憊。他在耽心着什麼事情。目光

凝集在一起，時時地皺眉，可以想像得出，他是在決定一個什麼複雜問題……

一個老太婆一面胡言亂語，一面蹣跚地迎面走來。她很難保持平衡，好像喝醉了似的。大粒的淚珠順着滿是皺紋的臉上流下來。眼前什麼也不看，她撞上了那個沉思的行路人。

他驚訝地問：

“你怎麼啦，季米特羅夫娜？”

“打死啦……打死了三個啦——一起先是耶哥爾，接着是季米特利，現在是最小的彼得了。為什麼？你說，人為什麼要受這樣的苦難呢？”

怎麼回答呢？用什麼話來安慰這位母親的沉重的悲痛呢？

一輛駕着雙馬的馬車沿着街道疾馳，捲揚着塵霧。車裏是一個希臘百萬富翁。很久以來，發了財的希臘人就是塔干洛格的主人了。

在加里西亞和波蘭，在高加索山地和白俄羅斯沼地，成千上萬的耶哥爾、季米特利、彼得被打死了，為的是給商人和工廠主增加千百萬的財富。

這個工人用沉痛的目光送着馬車，痛苦地嘆了一口氣：投機商害人，囤積商品，抬高物價。

前天，工人們的妻子忍受不住了，湧到商人的糧店裏去搜查。警察趕散了她們，還打了一些人。窮人生活難，哎，真難啊！

這個工人繼續走他的路。

人們排着隊。在麪包房跟前，在肉舖跟前，在雜貨店跟前，在煤棧旁邊。排隊的人又愁又怒。

可是商店的玻璃窗裏，滿是大吹大擂的廣告。中國茶葉店報導它收到並且安裝了製“彗星”咖啡用的英國電動火盆。法國咖啡和糖果店的新鮮巧克力糖果貨色齊全。拉扎雷夫魚店宣傳出

售鱈魚、鱈魚肉、紅魚子醬、醃魚子醬和大粒的上等魚子醬。

五光十色的戲報上登載着正在“小劇院”裏上演的劇名：“戀愛的春天”，“維拉·庫皮頓那”“租妻”，“襪帶丟掉了”，“胸衣”……

電影院裏的影片是：“是誰害的？”，“人生短促，藝術常在”，“火燄魔鬼”，“被生活揉皺了的心”，“暴風雨摧毀的花”……

咖啡、糖菓、魚子醬、丟掉了的襪帶、揉皺了的心……是瘟疫時期裏的宴會嗎？實際上，在這炎熱的時期裏，兇惡的瘟疫客人好像已經來到塔干洛格了。

一個害瘰癧病的報童用乏味的、單調的聲音喊：

“‘塔干洛格報’，新到的。我軍節節勝利。禮拜天舉行巡行瞻禮，祈禱神賜勝利。憑証購糖。抓住了小偷。又是一個棄嬰。請買‘塔干洛格報’，新到的……”

這個工人加快了腳步。

這時候，前綫上人在死亡着……那兒的砲彈在爆炸，刺刀刺穿着柔軟的軀體，兵士們在毒氣裏面窒息。斯德爾和斯托·科德之間，巴蘭諾維契東北，厄則魯姆附近，遙遠的法國凡爾登附近等等地方，戰爭正在進行着……不能不記着這件事，也不能不想這件事。

塔干洛格冶金工廠的工人們，談論庸碌無能的酒徒沙皇、談論失節皇后和她的教師葛里斯卡·拉斯布丁，談論賣國的部長們，談論戰事不利的聲音越來越高了。自稱為布尔什維克的人也越來越多地在工人中間發表意見了。受苦的，忿怒的冶金工人渴望從列寧的言論中吸收營養，他們確信，一切都在改變着。

在塔干洛格慢慢走着的這個工人，也這樣確信着。

他一面這樣想着，一面穿過了城市，在一所房子跟前停下來。房子上掛着一個小招牌：

他毅然抓住了門把手。

一股悶人的、帶有酸味的空氣籠罩了這個工人。他聽見了從房子內部傳出來的各種不協調的小孩哭聲。在半暗裏，他沒有馬上看清楚那個滿臉肥肉、帶有大花痘癍、沒有眉毛的胖女人。

“你來做什麼？”她用濁重的聲音問。

“來取小孩。”

“你打算領去撫養嗎？”

“是的……我撫養。”

女人草草地看着一下遞給她的證件。

“你將要領到一筆錢……”她開始說。

男人打斷了她的話：

“不要錢。”

女人豎起耳朵來。

“那麼到底為什麼呢？”

“我不是因為錢……不是為好處。你們這裏有一個男孩……叫瓦尼亞……姓哥魯別茨……一九一六年五月八日生的……現在他一個半月了……”

“你姓什麼？”女人嚴厲地問。

“哥魯別茨。”

“什麼？”

“哥魯別茨，卡爾普·伊里奇。”

“你是他的父親嗎？”

“是的……”

“那麼，怎麼會這樣的呢？”

“生小瓦尼亞的時候，我不在家……他是我不在家的時候被

送來的。”

“他的母親呢？”

工人悶聲地回答：

“沒有母親……”

“奇怪，真奇怪。有不有不是這樣嗎？你要領，領走吧……”

於是，這個工人又在塔干洛格街上走起來，懷裏抱着一個嬰兒包，兩隻烏黑的小眼珠從包裏驚奇地張望着。

累了一天的卡爾普·伊里奇走過一個小花園，坐在長凳上。

遠處傳來了單調的聲音：

“‘塔干洛格報’，新到的。前幾的最近消息。逮捕了私釀犯。才六個戈比一份，買新到的報紙……”

卡爾普·伊里奇看着小孩，想：“這就是命運造成的……”

如果小瓦尼亞仍然留在教養院，他會成什麼樣子呢？毫無疑問，再過幾個月，那漠不關心的手就要一筆一劃地把“死亡”這兩個字給寫出來了。

現在這個愚騷的小娃娃找到了父親，第二次誕生了。

卡爾普·伊里奇低聲地說：

“沒關係，孩子。情況不會壞的。那怕用喂乳瓶，也要把你養大。”

嬰孩注意地看着俯在他上面的臉，皺皺小鼻子，打了一個噴嚏。

卡爾普·伊里奇笑了笑。

“這是說，我說的話是對的。”

……又是漫長的道路。

又是熱風拍打着塵土。

這個工人心中充滿了從來沒有經驗過的溫暖。

他並不感覺到悶熱，迅速地走回家。

二 塔干洛格，再見！

伊凡·哥魯別茨失掉母親的時候，大柳正在離開平靜的外省的塔干洛格很远的地方轟隆，可是它們聳聽不見的聲音，却讓所有的人都感觉到了。

“阿芙樂爾”巡洋艦在涅瓦河上開砲的時候，瓦尼亞是一歲半。雖然这天塔干洛格還和往常一樣的平靜，但是塔干洛格的工人們都很清楚地聽到宣佈革命勝利的轟隆巨響了。

後來，卡爾普·伊里奇時常和這個小孩子談到國內戰爭的事。瓦尼亞總是非常有興趣地聽他父親的生活經歷。

卡爾普·伊里奇年青的時候從烏克蘭來到塔干洛格。在一個傢具和嵌木地板的作坊裏工作。他作了許多年細木工，精通了這項專門技藝。

許多年過去了，年年都是同樣的艱苦和淒涼。

誰來撫育這個小瓦尼亞·哥魯別茨呢？誰來替他作母親呢？他這一生中管誰叫母親呢？

卡爾普·伊里奇認識了瑪麗亞·伊哥納齊耶夫娜·薩波瓦洛娃。她是塔干洛格冶金工廠工長伊哥納齊·哈夫利洛維奇·薩波瓦洛夫的女兒。瑪露霞·薩波瓦洛娃成了哥魯別茨的妻子，担負起給瓦尼亞做母親的責任來。

岳父建議卡爾普·伊里奇轉到工廠裏去。哥魯別茨同意了，開始到塔干洛格冶金工廠的建築車間裏去做工。

工人們注意到這個勤勞能幹的細木工，他享有威信，不僅由於他對勞動的態度特別誠懇，而且因為他能够在需要的時候幫助遭到不幸的同志。人們都來找他商量事情。工人們有疑難問題都找他來解決。而這位細木工則特別注意傾听布尔什維克工人

的話。他知道列寧，全心全意地傾心於偉大的伊里奇所組織和領導的黨。哥魯別茨的夢想在許多年以後實現了。經過了嚴肅的生活鍛鍊，一九三三年，他成為共產黨黨員。

卡尔普·伊里奇參加國內戰爭的時間很短。

一九一八年德國佔領軍向俄國南部前進的時候，卡尔普·伊里奇·哥魯別茨和許多別的工人一樣，參加了工廠的義勇隊。

義勇隊員在幾次戰鬥中和紅軍戰士并肩對敵作戰。塔干洛格守不住了，蘇聯軍隊不得不撤到耶斯克。塔干洛格的工人也和他們一起撤走。

就在那兒，卡尔普·伊里奇參加了海上襲擊戰。他和他的兒子談到這件事的時候，一點兒也沒能想到他的兒子以後會當了海軍，而且將參加許多次戰役。這些戰役在規模上決不是瓦尼羅童年時代所嚮往的那個戰役所能比擬的。

孩子不霎眼睛，屏着呼吸，激動得張着嘴，听着。卡尔普·伊里奇說（已經說過多少次了！）：

“啊，那時候，‘帕斯哈’快到了。就是說，耶穌復活節快到了。我們的指揮官打算給德國人賀一賀節，讓他們知道他們不是在本國的土地上，而是在蘇維埃的土地上。那時德國人的全部主力都集中在馬里烏波爾。怎樣才能到達那裏呢？很明顯，只有通過亞速海……呶，開始準備起來。一切都靜悄悄地，讓一個人也不知道。那時是這樣的：周圍都是富農，到處都是形形色色的敵人，一霎眼工夫就會有人報告給敵人……我們保守了秘密……我們的‘艦隊’出動了。在前面的是一艘叫做‘巡洋艦’的武裝輪船，一隻小拖輪拖着一個木筏跟在後面，木筏上放着一門六英寸的平射炮。就算是水上的炮臺吧……我是在拖輪上。雖然我沒有絲毫航海的習慣，可是我一點兒也不害怕。我們急不可耐地期待着馬里烏波爾的出現。當然，誰也不指望能夠佔領這個城市。只要把

那種讓他們一個也上不了天堂的‘復活節彩蛋’扔到這些帝國主義者的腦袋上就行了……太陽出來以後，我們到了目的地。天氣——再好沒有了：又明朗，又平靜。我們這些缺乏經驗的人怎樣也不懂：水手們為什麼皺着眉頭呢？到後來才明白：平靜的天氣駕小划子遊逛是好的，可是打仗最好是在陰雨天。我們準確地知道打擊哪兒，目標是固定的。他們在陰天有很多困難，就是仔細看，也看不清我們在什麼地方……可是，德國人到底沒看見我們這個遠征軍。‘巡洋艦’開了火，掩護我們前進。大家本來想登陸，儘可能多破壞些再回來。一城裏起了火，我們看見敵人的軍官和士兵的狼狽情況。等到敵人醒悟過來，開始回擊的時候，我們的人已經用步槍打了。登陸沒有成功，我們的兵力太小。可是我們高興地確信這趟沒有白來。響起了猛烈的爆炸聲。彈藥庫完全給炸飛了。城市上空升起了濃烟。這時天空出現了敵人的飛機。‘巡洋艦’馬上走開了。它走得很好。不能用這樣的船去冒險。我們的拖輪開始慢慢地退出來，後面拖着帶有平射炮的木筏。敵人的飛機向拖輪扔了六個炸彈，不過一個也沒打中。就這樣，我們平安地回到了耶斯克……

瓦尼亞聽過了，要求父親講得儘可能詳細些。他對每一個細節都感興趣。當卡爾普·伊里奇不能滿足他的好奇心的時候，他就生氣了。

卡爾普·伊里奇從來沒做過海員。他和海的全部關係只是參加了這次短短的馬里烏波爾遠征。這點使他对航海事業發生什麼特別好感，還不够哩。可是他總是以他的航海“事業”自豪。在一九一八年小瓦尼亞的头一次化裝照片上，我們看見在寫着著名船名“女水妖”的假船裏，是一個穿着海軍制服的小孩子。瓦尼亞手裏拿着槳站着。這是他父親要他這樣照的。

小孩子从小听海上远征的故事是由於偶然，但是，毫無疑

問，這種故事不能不使易受感染的孩子受到影響，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預定了他的將來。

……襲擊馬里烏波爾對於卡爾普·伊里奇說來，是平安地結束了。

解放的命令在耶斯克等待着參加遠征的工人們。不再需要這些幾乎完全不懂軍事的人幫忙了。沒有時間教他們。情況總是越來越複雜。包圍的危險已經迫近了。義勇隊員們接受了特殊的任務，潛入塔干洛格。

卡爾普·伊里奇也動身到塔干洛格去，瑪麗亞·伊哥納齊耶夫娜和小瓦尼亞還留在那裏呢。

他平安地到達了塔干洛格。

在工廠附近遇到了一個朋友。

“哥魯別茨，你還活着呢？”

“活着。”

“你去哪兒？”

“到工廠去。有事情。以後再去看朋友們。”

“你瘋啦。要知道，正在找你呢。你家都被搜查了。牆和地板都拆毀了，找武器。”

看來德國的偵查機關有着參加紅軍的人名冊。

卡爾普·伊里奇隱藏了一段時期，秘密地和瑪麗亞·伊哥納齊耶夫娜會面。

哥魯別茨家決定搬到烏克蘭波爾塔瓦省列普里亞伏村去。卡爾普·伊里奇就是在这个地方誕生和長大的。

做這件事不那麼簡單。德國憲兵到處巡邏着，各種各樣的白衛軍還幫助他們。

有一天，黑夜裏，卡爾普·伊里奇去看瑪麗亞·伊哥納齊耶夫娜，和她商量一切事情。

卡尔普·伊里奇已經死了的傳聞散播出去了。這就是瑪麗亞·伊哥納齊耶夫娜動身到烏克蘭去的原因。

深夜，朋友們幫着瑪麗亞·伊哥納齊耶夫娜把簡單的行李送到車站。她手裏抱着瓦尼亞，他已經滿兩週歲了。小孩子十分有興趣地注視着周圍發生的事情。

火車裏，上來了許多跑單幫的客人，又鑽進來一些形跡可疑的人——在他們穿的士兵的舊大衣下面，有時露出軍官制服，有時露出上等料子製成的禮服。

瑪麗亞·伊哥納齊耶夫娜勉強安排好了。

有人向着破車窗說：

“瑪露霞，祝你平安！”

汽笛聲。緩衝器鏗鏘作響。

機車用力喘着氣。

過了半小時，卡尔普·伊里奇走進了車廂。

誰也沒注意到：在火車進行中，在將近信號机的地方，他是怎樣跳上慢慢行駛着的火車的……

路途是漫長的。

夜裏，地平綫上出現了遠處起火的火光。

旅客們聽見好像什麼地方在响着炮。這並沒有使任何人感到不安。那個時候，炮聲經常到處轟隆着。

到偏僻的地方去，但是危險就過去了。那時人們都這樣想。

誰能料到後來艱苦的考驗不僅落到卡尔普·伊里奇的身上，而且連小瓦尼亞也直接捲入了這些年的事件呢？……

三 恐怖之夜

卡尔普·伊里奇堅決相信蘇維埃政權的勝利。不過要到烏

烏克蘭最後建成蘇維埃制度的時候，還要等幾年。

武裝干涉者從北方和南方，從西方和東方向革命的俄羅斯進攻。美國、英國、法國、日本都派遣軍隊，企圖扼殺這個年青的共和國。到處出現着反革命的軍隊。外國諜報機關支持反革命的地下活動。社會革命黨人的騷動抬頭了。富農和蘇維埃進行搏鬥。

在這些年代裏，烏克蘭幾乎一直是戰場。

德國軍隊、斯科羅帕得將軍們、彼得留拉的灰色酋長、鄧尼金的白衛軍、皮爾蘇得的小貴族、瑪赫諾強盜們在烏克蘭到處殺人放火。烏克蘭的森林裏聚集了數百夥的大小匪幫。富農殺害了蘇維埃的工作人員和那些把蘇維埃政權當作自己救星的窮人們。

槍聲夜夜劈拍作響。

富農的子弟們所組成的討伐隊開到了。他們鞭打村子裏的人，槍斃村子裏的人。

波爾塔瓦省、卓羅托諾斯縣、普洛哈洛夫斯克鄉、列普里亞伏村，也都是這種情形。

當地的富農們（烏克蘭人管他們叫做“庫爾庫里”）千方百計地阻撓蘇維埃政權建立新生活。甚至當一九一九年工農紅軍粉碎鄧尼金分子，烏克蘭人民開始和平建設的時候（白衛波蘭人還沒有來到這裏），富農們還沒有老實下來。政權轉移到勞動人民手中是他們所不能容忍的。殺害、破壞、怠工——這些獸性的人不惜採用任何手段。

卡爾普·伊里奇·哥魯別茨雖然也是在列普里亞伏村生長的，但是他們把他當作“外鄉人”。直到當時還在村子裏飛揚跋扈的富農們容許他在村裏居留的原因，只是因為很多人需要細木工。人們時常向他定貨，這使他能夠養活他的家庭。

人們越來越經常地把卡尔普·伊里奇叫作布尔什維克了。

哥魯別茨在塔干洛格工廠裏受到了無產階級的鍛鍊，因此對於俄國所發生的事情，對於在故鄉看到的事情，不能袖手旁觀。

卡尔普·伊里奇毫不隱瞞對自己人的同情，樂意和村裏的貧農談話，說服貧農不要順從富農，要他們擁護蘇維埃政權的措施。

瑪麗亞·伊哥納齊耶夫娜對她的丈夫說：

“他們要打死你……我親耳聽到他們威脅的。你就是不可憐我，也該可憐可憐小瓦尼亞。

“不要怕，瑪露霞。不過，我是非這樣不可的。”

四歲的瓦尼亞走過來，問他父親：

“你是共產黨嗎？”

“誰告訴你的？”

“街上人們說的……”

夜裏，卡尔普·伊里奇和瑪麗亞·伊哥納齊耶夫娜沒有睡覺，仔細地听着。每一個沙簌聲，每一個輾軋聲，每一個敲叩聲，都引起了戰慄。

兩條腿的狼在村裏遊蕩。

只有白天跑累的小瓦尼亞，沒有疑慮到父母的不安，安靜地睡覺了。

有時聽到槍聲。這是“綠營軍”在行動。早晨就發現被打死的人。

這種秘密的戰爭是兇惡得非常可怕的。那時戰爭截然被分為前方和後方（當時還沒有遠程轟炸機）。這時他們從暗地裏射擊，在黑暗中向着窗戶射擊，打死老人和小孩，把蘇維埃的積極分子們帶到樹林裏給折磨死。